

1 村庄的位置

1

台头村坐落在胶州湾西南岸群山环抱的一片平坦土地上。从台头村往东穿过胶州湾是一个小半岛，青岛城就位于该半岛的南端。这个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都市，现在是山东和邻近省份出入外部世界的通道。青岛是商业、工业和交通中心，在乡村中国与世界各地的制造中心间日益频繁的贸易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台头村所在的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农业区之一，居民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他们住在稠密的村庄里，耕种着自己的土地。这个地区大约有二十个村庄和一个乡镇。乡镇就是辛安镇，是该地区惟一的集市中心。台头村大约在辛安镇南三分之二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新建的大路与辛安镇相通。台头村与外部的交通相对比较便捷，有经过改进的陆路交通线和现代海轮。村民如果要去青岛，他们就沿大路向南到薛家岛的小港，再从那里乘汽轮穿过胶州湾。在天气好的时候，胶州湾上还有许多用帆船横渡的航线。向北有一条通往大集镇王店的现代马路，从那里可再到县城所在地胶县。台头村在行政区划上虽然隶属于胶县，但对交通网的观察表明它到青岛

的距离比到县城的距离要近得多，因而它与青岛的联系也比它与县城的联系更加重要。

台头村西面是当地最高的小珍珠山，北面是由西向东绵延的长山，南面是长墙。这三者构成了环绕东海岸的弧形平面。

四条小河由西向东流经台头村，都是些小溪，不能通航。河上没有架桥，只有些可供渡河的石礅。在多雨的季节，因河水高涨淹没石礅，这四条河实际成了交通和行走的障碍。

- 2 台头村南边的小河当地叫台头河。台头河的北面地势较高，以台地的形式一直延伸到小珍珠山脚下台头河南面向下伸展，河谷中有低地，由山区向东冲入海洋的水流冲积而成台头村的村名就源于这种地形：“台”的意思是台地或台阶；“头”的意思是终结。低洼地是这个地区极少几块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虽然其中部分还是草原沼泽地或森林沼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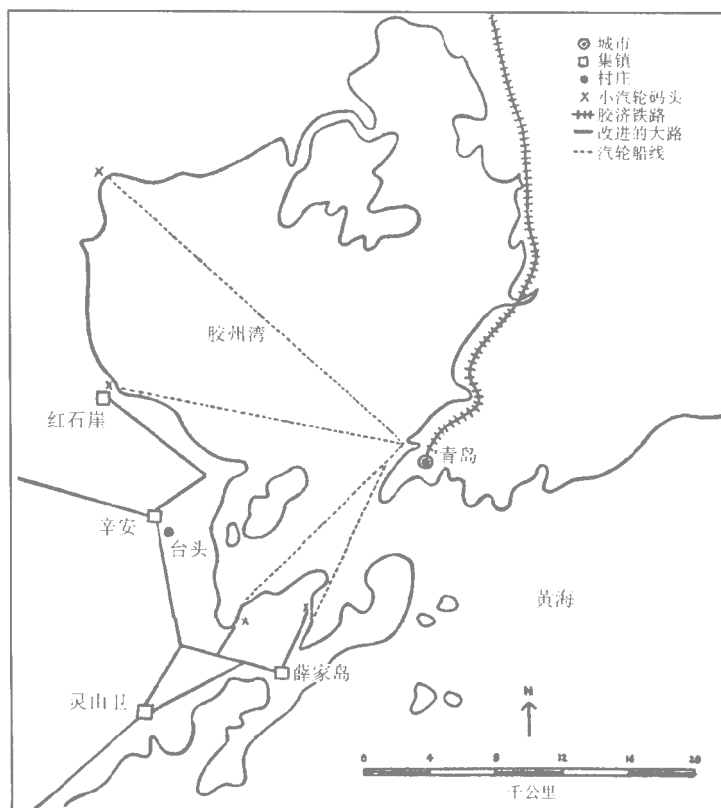
该地区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台头村没有任何气候记录，下面是青岛市政府的记录：

- 3 夏天多雾。从 4 月到 7 月末几乎每周都有一次或几次大雾。从 12 月到第二年 3 月，天气干燥而寒冷，但下雪不多。因此青岛天气最怡人的季节是从 4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和从 9 月初到 11 月初这两段时间在青岛，最热的时候气温不超过 35.6°C ，而最冷的时候气温不低于零下 12.8°C 。

风向方面，夏天东南风较多，冬天西北风较多。微风多于大风，几乎没有大风暴。冬天总有三四个大风期，大风从渤海（或莱州湾）经过北面的山东半岛刮来。

① 译自《胶河志》（《青岛志》第二卷（1929 年）第六部分概要）。

这一总体性描述，可以用下页列出的青岛连续 20 年的气温简略记录来说明。



地图 1：胶州湾及邻近地区

月份	气压 (mm)	气温 (°C)	季 风	雾、霜、雨、雪的天数	雨 量 (mm)
1	772	-2	北风	2, 15, 5, 5.5:27.5	8
2	770	-0.1	北风	4, 13, 4, 4:25	8.4
3	767	4.4	南风	4, 7, 1.5, 5:17.5	15
4	762	10.1	南风和东南风	6, 0.5, 5:11.5	27
5	758	15.4	南风和东南风	雾 8, 雨 7:15	28
6	755	19.5	南风和东南风	雾 11, 雨 8.5:19.5	80.7
7	755	23.5	南风和东南风	雾 12, 雨 12:24	96
8	755	25.3	南风和东南风	雾 2, 雨 11:13	136
9	761.4	20.8	北风	雾 5, 雨 7.5:8	92.8
10	765.7	15.9	北风和西北风	雾 1, 雨 3:4	12
11	779	8.0	北风和西北风	雾 1, 雨 4.2:5.2	17
12	773	1.0	北风	1, 14.4, 4.4, 3.3:23	15.9

青岛 20 年气候的平均月记录
表注:《胶河志》第 II 卷(1929 年)第六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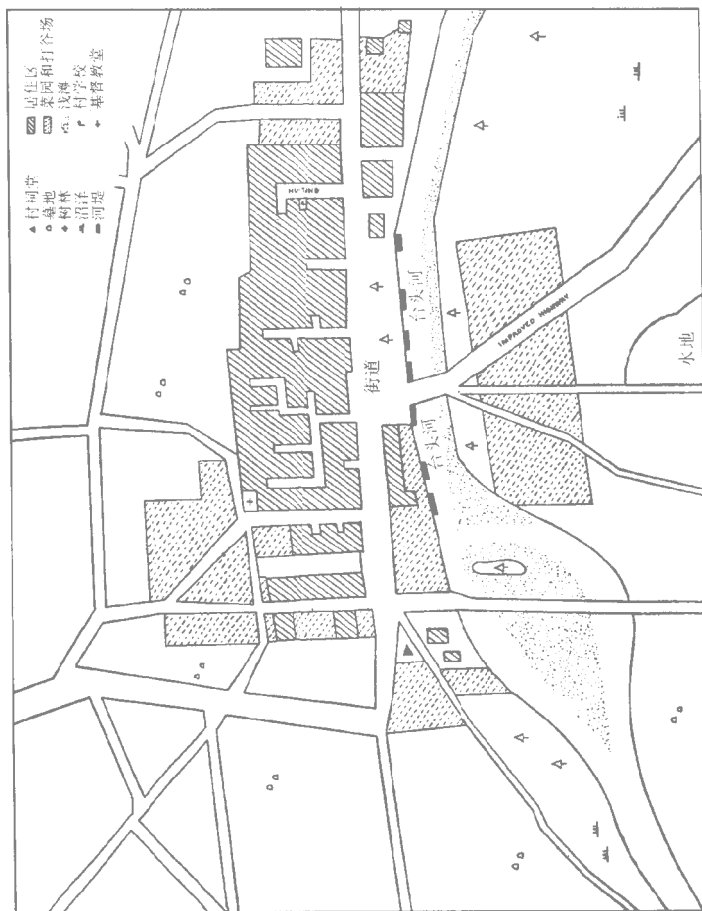
4 根据卜凯(Buck)提供的资料^①该地区年降水量是 700mm, 这显然是该地区内陆与沿海降水量的平均数。表上 536.8mm 的年降雨量是可信的。表上的气温也和卜凯的记录相吻合: 1 月份 0°C 或稍低于 0°C; 7 月份, 卜凯的记录是 24°C 表上是 23.5°C。这是由于台头村离海较近。台头村最热的天气不是在 7 月而是在 8 月, 气温为 25.3°C。

约翰·路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图集 第三章 地图 V, XII, XIII。

台头村土地的土壤质量差别很大。台头村西面、西北面和西南面的山地是黄色的沙质土壤，而东面、北面和东北面的土壤则是暗色的，不宜耕作。台头村南面和东南面是洪泛地、沼泽地和水地。水地的土质非常肥沃，可以生产优质水稻。洪泛地中有些是盐碱地，但由于积累着很厚的洪泛土壤，土质也很好。然而由于洪水的周期性威胁，其价格只相当于劣质土地，甚至低于劣质土地。水地的价格与居住区土地相当。根据《青岛志》上的地质记录，该地区的地质构成大体上是石灰石，而卜凯却把它归入褐土地区。

耕地分布在村庄四周（参见地图 2）。尽管相邻村庄之间的边界常常重叠，但一般说来边界线还是能够辨认的。台头村村庄到四周边界的距离不等。到南面边界线的距离很短，经过菜园和打谷场，再过几片田地就到了，村庄到西南边界线的距离要长得多，几乎有 1 到 1.5 英里，而到西面、西北面、北面、东北面和东面边界线的距离大致相等，约有三分之二英里。

村庄可大致分成两部分：居住区和外围地区。居住区位于台头河北岸。沿着弓一样弯曲的台头河，是一条大街，从大街分支出的小路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与大街相连的小巷、小径大多向北延伸，大多数居民住在大街的北面。当地人把小巷或小径称为胡同。如果某一胡同的村民大多是某一家族的成员，就用该家族名称来称呼这一胡同。但有时住在西面的人会叫东面的小巷为东胡同，而住在东面的人则叫西面的小巷为西胡同。西端的两个小巷实际是通往邻村的路。不是所有胡同都通到村子的北头，这是为了村庄的安全，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近来为了防备土匪抢劫，胡同与大街相连的南入口用门和路障设了防。



地图 2：台头村的位置

大街的中心区很宽阔，南面临河，可以看到开阔的田园风光。殷实的人家沿着河岸修筑了几段河堤，上面种着成排的杨柳。这儿是村庄的社交中心和公共广场。夏天，整个炎热的下午村民们往往都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或大堤上聊天。冬天，老人们靠墙晒太阳，照看在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村民们不愿意呆在他们那狭小而烟雾弥漫的家里，经常到这里来编篮子、织蓑衣或修整农具。该公共场所的有些部分是村民的私有财产，这些村民白天经常把它作为家禽的围场，在把粪肥和泥运到田地里去之前，也经常把它们堆放在这里。

较好的房子都位于居住区的中心。村里有四个家族，胡同把居住区分成四大块。第一块占整个居住区近十分之八，所有的好房子几乎都在这里，是村中最大的家族——潘姓家族的居住区。第二块是陈姓家族的居住区。第三块是杨姓家族的居住区。第四块是刘姓家族的居住区。从村庄地图上可以看出，同一家族的家庭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心，中心往外直到这一家族居住区的边界。每个家族都有几个孤立的家庭，他们住在别的家族区或主要居住区之外。比如一个杨姓家庭几年前迁到东胡同潘姓家族居住区。而一个潘姓家庭则迁移到靠近杨家和薛家的西面一隅。最近，另一个潘姓家庭在村庄北面田地里造了一幢新砖瓦房，与老居住区完全分离。这在村民看来是极其少见的。一般说来，较老和较富有的家庭占据居住区的中心部分，而较穷或较小的家庭散布在居住区的边沿。在主要居住区，有村学校、基督教堂、两个榨油厂和一个小铸造厂。村学校没有自己的房子，借用了一两间民房。基督教堂建于 25 年前，是一座很好的建筑，只有潘家的新房子能与之媲美。

紧挨着居住区的是菜园和打谷场。第一块，从台头河向南，属于潘姓家庭。潘姓的打谷场和菜园很大，经营得也很尽心。

第二块在东边，也属于潘姓家庭。第三块在西边，大部分属于潘姓家庭，少部分属于陈姓和杨姓家庭。最后一块在西北边，属于杨姓、陈姓和刘姓家庭。

园地外面是四个家族的墓地。全村没有公墓，每个家族都把死者安葬在能给子孙后代带来福佑的地方。当家族变大，分成几个分支时，每个分支自行选择墓地。几代之后，小墓地或孤立的土墩分散在村庄四周。奇怪的是，这里的墓地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用松树或其他的大树来点缀，即使是潘姓家族的墓地也是光秃秃的，看上去相当荒凉、丑陋。

在夏天 居民区的南部相当美丽 在河的两边有几块森林沼泽地。不久前 当乡村生活比较安定 潘姓家族兴旺发达之时 这个村庄曾为南来的行客所羡慕。在到达河边以前 南来的行客几乎看不到村子 因为有一道浓密的绿树挡着。但继续往前走 村子便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接下来的一刻，他就在村民们眼光的注视下行走，同时他也可以看到农夫在菜园里锄地 或在打谷场上劳作 妇女在河堤上洗衣服 孩子们在周围玩耍 人们在高柳树下闲坐或劳作 还有高大的牛和骡站在河岸上。遗憾的是，现在大部分美景都已消失 最近十年来 潘姓家族迅速衰落 树木被砍伐 损坏的河堤没人修补 高柳树几乎消失了 牛和骡也几乎见不到了。

8 台头河虽然不大，但由于靠近小珍珠山，河床很浅，河边几乎没有堤岸，所以每年多雨的季节村庄都会遭受洪水侵害。这时台头河水流很急，大量的河水淹过两岸。或许正因为如此，村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河上造一座固定的桥。北岸是居住区里的大街，受小堤保护。河南面的大片土地大约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破坏或完全冲走。现存的林地和沙地在以前都是良田。雨季过后，台头河又成了一条又窄又浅的小溪，为了取到水，有时人们不得不掘进沙床很深。

除了通往田头的小路，还有两条大路通往南面。一条与大街的中部相连，另一条经过村庄的西端，都是些改建过的路。东边有三条通往邻村的小路，西边只有一条。改建过的大路向西北方向延伸，把台头村和集镇联结起来。

2 村 民

很难说清台头村人口的确切数目。保甲制¹恢复以后，每家必须把写有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亲属关系和职业的卡片贴在前门门楣上。然而不可能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确切的人口数，我们只能以家庭的平均规模和村庄的大致家庭数为基础来估算村庄的人口。

根据卜凯的研究²，中国农业家庭的平均人口是 5.21 人。卜凯所依据的资料是在 1929 年到 1933 年期间从遍及 22 个省、253 个县的 269 个村落中收集来的。资料有三个来源：县政府的记录、熟悉内情的当地居民以及南京大学农学院一个系开展的农业调查。在山东省有 23 个县被纳入了这一研究，尽管台头村所属的胶县不在其中，但邻县即墨县却是其中之一。即墨县在农业、自然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与胶县很相似，因此在即墨县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大致适用于胶县。根据该项研究，即墨农业家庭的平均规模大约 5 人，而每户的平均规模是 6.5 人。

参见第 237—238 页

约翰·路辛·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农业人口”。

第一个数据略低于而第二个数据大大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数。在该项研究中，研究者把农户界定为“所有起生活和吃饭的人 包括没有亲属关系的人 如雇工”。

根据作者目前的印象，台头村的家庭规模不可能少至即墨县的 4.8 人，甚至可能高于全国 5.21 人的平均值杨姓家族 13 个家庭中的 10 个至少有 6 人，陈姓家族和潘姓家族的许多家庭也有 6 到 10 人因此把台头村家庭人口的平均数定为 6 人 包括父母、子女和孙子孙女 也许比较恰当。

台头村的家庭数目也很难估计十多年前通常认为约有 100 个家庭 但在最近十年中家庭数目显然增加了 因为许多大家庭分成三四个独立的小家庭 而且没有家庭迁出台头村 虽然有些家庭消亡了。似乎可以较有把握地说目前台头村里约有 120 个家庭。如果我们采用这两个估计，那么台头村的人口数约为 720 人。

青岛市政府发表了市政当局 1924 年到 1926 年连续三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青岛城郊大部分是乡村，如靠近台头村的薛家岛地区位于胶州湾的西南面，是农业和渔业地区三年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该地区的大中村庄家庭平均人口是 5 到 6 人。这既支持了卜凯的数字 (5.21 人)，也支持了我们的估计 (6 人)。但我们必须切记村与村之间的人口数字是有差异的有些村庄家庭平均人口小于 5 人，而另一些村庄则大于 7 人。

我们不知道台头村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因为村民没有出生和死亡的正式记录，至今也没有人对该村男人、女人、老人和年轻人的有关数据作过任何调查。在作者记忆所及的那几年里，台头村在这些方面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情况。这或许与如下事

① 《胶河志》（《青岛志》）第三卷第一部分，“人口”。

实有关 该村庄始终以乡村生活为主 迄今没有受到可能引起打破古老平衡的因素的严重影响。这里从未发生过溺死女婴的情形。

根据薛家岛地区的人口普查资料,1926年46个村庄3629个家庭的人口总数是19236人,其中男性10338人,女性8898人(男女各占54%和46%,男性高出8%)。除两个村庄外,所有村庄中女性都少于男性,而且在有些村庄差异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数字肯定有相当多的错误。这个地区的男人和其他地区的男人一样,不愿向外人提起他们年轻的妻子。人口普查的初步资料显然是由地方警察局收集的。对许多乡下人来说,警察是陌生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人。而警察可能对人口普查的目的一无所知,他们没有努力引导人们说出他们不愿意讲的事。因此,许多妇女可能没有被登记。

有些家庭保持不变,而有些家庭人口增长很快,发展出几个新家庭。比如一个杨姓家庭,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结了婚。大儿子的妻子结婚时25岁,婚后第二年生下第一个孩子,共生了七个孩子,两个在婴儿时就死了,在45岁时她生下了最后一个孩子。如果她早八年结婚,她可能比现在多三个孩子。二儿子的妻子23岁结婚,也在婚后第二年生了第一个孩子。她现已45岁,有五个孩子存活了下来,两个在婴儿时就死了。如果她早几年结婚,可能比现在多生两三个孩子。三儿子的妻子28岁结婚,婚后十个月生下第一个孩子。她共生了五个孩子,死了一个。她现年40岁,如果她早12年结婚,而且最近三年不与丈夫分居的话,她可能比现在要多五六个孩子。她与丈夫不想要太多孩子,他们已经采取了节育措施。四儿子的妻子23岁结婚,婚后十年生了四个孩子。这家的女儿19岁就出嫁了,生了七个孩子,其中五个活了下来,两个死了。由上面的叙述可知

妇女的平均生育率相当高，尽管还有许多妇女由于疾病或健康原因只生了几个孩子或没有孩子。

孩子的死亡率相当高 每生六七个大约死两个 大多数村民对此已习以为常。但如果失去孩子太多 如五个中死掉三个 邻居就会觉得肯定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要么是妻子给家庭带来了厄运 要么是祖宗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另一方面 如果家中所有的孩子都养大了 人们就会认为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很幸运 不同寻常。孩子在三岁以前的死亡率最高，在五到十岁间逐渐降低。小孩死了 尸体并不深埋 很容易被野狗和狼挖出来。当一个老妇人问邻居的孩子年龄，得知小孩已经十岁时，她就会说：“好 不会喂狗了！”——意思是死亡的危险已经过去了。

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六七十岁。女子的寿命比男子短，这也许是因为她们要生孩子、工作辛苦而饮食通常不如男子。当一个 60 岁以上的男子，病得几天不能起床，整个家庭就会觉得非常严重。但如果他不到 60 岁 他们就不太在意 因为死亡的可能性很小。一个人如果不到 40 岁就去世，亲属和邻居都会觉得非常意外，显得非常悲伤。一个人不到 60 岁就去世，人们也会觉得意外 但不会太悲伤 因为死者成年的孩子可以延续家庭的香火和照顾年老体弱者。如果死者超过 60 岁 死亡就是自然的事，只有近亲才会悲伤。如果一个人活到七八十岁以上 他的死亡对亲属和朋友往往是解脱 特别在家庭贫穷或晚辈不孝顺时更是如此。死亡也可能成为一种幸福，对于一个寿命较长、已享受过美好人生的老人 在老得遭晚辈嫌弃前死去也许是件好事。

像中国其他社区一样，该社区的婚姻制度也是从父居。女子到丈夫家居住 这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 迁入和迁出的人口极少。住在村庄两头的王家和薛家是六七十年前迁入台头村

的，这两家一直又小又穷王家的父亲和一个儿子曾是该社区受欢迎的木匠，要不是女儿与邻村的年轻男子私通，他们或许已经成为台头村的正式成员了。女孩的母亲，因为纵容这件事而受到人们的责备村民们抱怨这件事败坏了他们家乡的名声父亲和儿子意识到这种普遍的排斥，留下女儿，远走他乡。后来女儿嫁了人，这个家庭就从台头村消失了

薛家也曾受到欢迎有一段时间，薛家的父亲还担任过村中的公职但父亲去世后，儿子没能延续下去。而且因为家里穷，这个家庭在社区事务中渐遭忽视。另外一个薛姓家庭在几年前迁至该村，在居住区西南的外围造了房子，这个家庭现在正趋于衰落这些人得不到其他村民的亲切对待，与其他家庭也没有多少联系。

- 13 关于杨姓家族怎样来到台头村有个传说。约两百年前，在台头村西南 100 英里的斜午镇住着贫穷的杨氏两兄弟，他俩来到胶县东南部当农业雇工。由于他们诚实、勤劳又可靠，大户农家想继续雇用他们，但他们不愿受雇于同一地方。一个来到台头村西面仅半英里的萧庄干活，另一个来到台头村西北十英里的一个地方干活。兄弟俩都赚到了足够的钱，在他们干活的地方结了婚安居下来。100 年来，他们的后裔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在萧庄 杨姓家族是主要家族有 80 到 90 户人家；另一兄弟的后裔形成了一个叫杨家氏联的村庄（同一地区的几个村子称为氏联，杨家氏联就是杨家的氏联）。后来萧庄的一个杨姓家庭迁入台头村，现已增加到一打以上的独立家庭。

偶尔也有家庭迁出台头村。在台头村半英里外两个小山丘之间有一个 10 到 15 户人家的小村子，他们是六七十年前迁出去的一两户潘姓家庭的后裔，他们与台头村潘姓家族仍保持亲属关系。邻近山区的几个更小的群体也是迁出去的几家潘姓家

庭的后裔，他们人数太少不足以形成村庄。一个潘姓家庭迁至村庄的外围地区，后因两个儿子都未成家生子而消亡。另一个潘姓家庭迁至台头村西面约两英里处的一个村庄，后来逐渐成为那里最有影响的家族

约五十年前，一个杨姓家庭从台头村迁至辛安镇，据说迁移的原因是已婚兄弟们及其妻子之间发生争吵。然而，在他们离开后，亲戚和亲属仍对他们作季节性拜访，还给他们稻谷、粮食和特殊的帮助。这个家庭因儿子未娶亲、父母未留下任何财产，在不久前消失了

台头村的人口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很少有家庭迁离村庄。尽管个人经常流动，许多年轻人到较大的镇上去工作，但他们与家乡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常常回村庄，最终在村庄里定居下来。台头村的人口变化主要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引起的，与人口流动关系不大。

3 农 业

与中国其他地区农村一样，该地区的耕地长期以来一直被复杂地分割成很小的碎块。一个农民或一个家庭拥有的并不是一整块的农田，而是分散在很多地方的小块农田。农民住在村庄里，要到他的耕地上去，必须去几个不同的地方，有些地方还离得很远。每块农田都属于不同的主人，每块农田的主人必须有到达农田的路，所以在田地里有众多的小路和小径。在夏季或收获季节，田地看上去就像许多不同颜色的小邮票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一起。

在一个村庄，土壤的贫瘠程度相差也很大。土地的极度分散使得某一质量的土地不致全部为一个或几个家庭所有，从而减少了任何一个家庭颗粒无收的可能性。因为不同的土质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一个在几个地方拥有土地的家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多少能从土地上得到回报，因而可以自给自足，很少需要交换。在以前，每家的田地肯定比现在更大。由于父亲的财富要在儿子之间平均分割，因此田地就有一个分割和再分割的无穷过程。同时大量小笔土地的买卖也使得小块土地增加了。一个家庭从邻居那里买下的往往是小片土地，很少是整

块土地。把这些碎块土地重新合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需要两三个土地所有者同时把他们的土地转让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会卖地的，因此几个家庭同时不得不卖出土地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农田的规模变化很大，最小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亩^①，最大的有五亩，甚至超过五亩。在山丘、山谷和水地，农田一般较小；而在平地上，农田较大在山丘地区许多小农田是斜坡或坡底的梯田，这些梯田常常仅是些小角落——其中很少有一亩大的土地。水田是村民们最珍视的，每小块的价值极高。水田已经被分成许多小块，使得每个富裕家庭都有一块。在北部、西部和东部的平地上，很少有小于一亩的农田，大多是一两亩，也有一些是三亩的。四五亩一块的土地通常只为富裕家庭或曾经富裕过的家庭所有，因为只有富裕家庭才能同时在一块地方买下这么多土地。只有当拥有大量地产的家庭衰落时才有可能购置到大块土地，而这种机会是很少的该村的潘姓家庭尽力保持大块土地不被分割，但随着后裔人数的增加，这种状况不再能够维持，最后多数大块田地都被划分成许多小块田地。

根据卜凯的研究，全国农村田地的平均规模是半英亩，但在中国北方（或小麦区）平均规模是中国南方（即水稻区）的三倍以上。“西南水稻和水稻—茶叶区田地的平均规模分别是 0.12 和 0.17 英亩，而春麦区是 1.26 英亩。”台头附近地区与这些情况不符，台头村是冬小麦和高粱区，由于这里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卜凯得出数据的春小麦区，平均田地规模虽然比水稻区

① 该地区的一亩比四分之三英亩少一点（4.3 亩 = 1 英亩）；该地区的亩是正式亩 240 平方步的 1.5 倍，合 360 平方步

② 卜凯：《中国的土地利用》第六章第 184 页。